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七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備禦

閱武詔

置十二軍詔

修緣邊障塞詔

寬繕治器械功程詔

驪山講武賞慰將士詔

鎮兵以四年為限詔

誠勵諸軍州牧將詔

遣使選擇邊兵詔

遣榮王琬往隴右巡檢處置勅

禁諸道將士逃入諸軍制

禁諸道將校逃亡制

命郭子儀出師制

停河中節度并耀德軍詔

發兵屯守諸鎮詔

優獎西北庭將士詔

還馬燧賞軍士家財詔

遣胡証巡邊詔

嶺南用兵德音

脩禦

閱武詔

安人靜俗文教為先禁暴懲凶武畧斯重比以喪亂日久黎庶凋殘是用務本勸分冀在豐贍而人靈未盡寇盜尚繁欲暢兵威湏加練習今農收已畢煞氣方嚴宜順天時申曜威武可依別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巡撫

親臨校閱

武德九年十月

置十二軍詔

天生五材司物資其器用武有七德撥亂所以定功故

黃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戰放勳光宅猶興丹浦之師禁
暴安人率由茲道創業垂統莫此為先以是周置六軍
每習蒐狩漢增八校畢選驍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
蠻姦宄不萌虔劉息志季葉凌替軍政湮亡行列不修
旌旗舛雜部伍符籍空有調發之名逗撓怯弱竟無討
襲之用遂使夷狄放命盜賊交侵戰爭多虞黔黎彌喪
朕受天命撫育萬方爰自我師克成帝業至如超乘之
士莫匪百金穀騎之材豈唯七萃今雖關塞寧謐荒裔

肅清伊洛猶蕪江湖尚梗役車未息戎馬載馳武備之
方尤宜精練近以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授鉦鼓創造
徽章取象天官定其位號庶使前茅後勁類別區分玉
帳絳宮刑德允備蹈茲湯火譬彼椒蘭大定戎衣止戈

斯在

武德二
年七月

修緣邊障塞詔

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規所以作固京
畿設險邊塞式遏寇虐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喪

亂黔黎凋盡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乘間幸釁
深入長驅侵暴滋甚莫能禦制皇運已來東西征伐兵
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于涇渭蹂踐禾稼
駭懼居民喪失既多虧廢生業朕分命師旅挫其鋒銳
頻獲名王每夷渠帥然而凶狡不息驅侵未已御以長
算利在修邊其北道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備
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寢然蕃情難測更事修葺僉曰
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役畚鍤之用興發且多念

彼勛勞用深怵惕加以普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即科名
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予不信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醜虜憑凌實為民患其城寨鎮城湏有修補審量遠近
詳計功力所在軍民且共營辦所司具為條式務使成
功宣示閭里明知此意

武德元年九月

寬繕治器械功程詔

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先定章程故百工咸理
五材畢舉雖沿革有時而此途莫爽但欽明之后役自

子來昏亂之朝形盡民力或祁寒隆暑未獲小康或俾
夜作明繼之以燭淫費不已凋喪為期朕祇奉明命撫
臨億兆愛育之心發於寤寐每咨謀卿士詢訪芻蕘何
嘗不以節儉為德憂矜在慮自非田疇祛獲軍國資湏
未嘗別使一人輒求一物每有丁匠之所但申戒作之
司令其寬立功程務從閑逸少府僚屬莫不聞知而營
造年鎧催督非理竭人之力以求已功朝夕左右尚垂
期約遠方勞役何以克堪雖四海之內無餘經始然繕

治器械脩葺城隍及隄防浸決橋梁毀壞既不獲已必藉人功皆須慰彼民心緩其日用宜頒告天下以知朕

意

貞觀元年七月

驪山講武賞慰將士詔

蘇頌

門下傳不云乎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皆兵之由也故大事必有武備耀德在於觀兵所以外清蠻貊內輯華夏其經濟之致歟自有隋失道三靈改卜我唐受命百姓與能四罪而天下

服一戎而天下定航海梯山何不率俾休牛歸馬示不
復用化資羣物刑清百年而制軍為旅先王分職在祀
與戎前史垂訓則未學也孰可棄之往以韋氏構逆近
又兇魁作禍則我之宗社危如綴旒故斬長蛇截封豨
戮梟獍掃攬槍使武之不修人何克又朕以薄德昔奉
聖謨濟邦家之多難畏君父之嚴旨撫茲億兆若臨泉
谷雖重譯雲歸和親日至遂五兵之不教慮七德之未
康今孟冬戒時農事爰隙驪山之下鴻門在望橫層阜

以南屬耿長川而北流嚴霜初霽疾風始至以時而命
羣帥得地而臨武臣料其勝負詳其進退以振國威用
蒐軍實故披堅執銳干戈有容練卒陳師金鼓以節上
應於天也下順於人也三光之靈可接五行之德斯用
將孫吳不達頗牧同時非熊所期怒蛙知勸布三令詢
九章且閱宣場之儀若觀莘墟之禮情兼慰賞義弘寵
錫惟此畿甸比經水旱總集士馬頗有煩勞曲念元元
更資勤恤其講武使各賜物一百段將軍各八十段中

郎將各六十段郎將及左右軍長史各四十段折衝果毅各三十段押官六品以下各二十段新豐百姓宜免來年地繇置頓使賜物一百段緣頓踏踐麥苗給米酬直主者施行

先天二年
月十三日

鎮兵以四年為限詔

王者制五服綏四方申畫郊畿慎固封守是乃選徒興役禦備邊疆欽若前載率由茲道朕以薄德紹膺丕運奉天明命為人父母永隔綏養鑒寐以之每念征戍良

可矜者其有涉河渡磧冒險乘危多歷年所遠辭親愛
壯齡應募華首未歸矜言勞止期於折衷但磧西諸鎮
道阻且長數有替易難於煩擾其鎮兵宜以四年為限
散支州縣務取富戶丁多差遣後量免戶內雜科稅其
諸軍鎮兵近日遞加年限者各依舊以三年一年為限
仍並不得延留其情願留鎮者即稍加賜物征人願往
聽復令行惟貴勞逸且均公私咸遑宣布遐邇識朕意

焉

開元五
年正月

誠勵諸軍州牧將詔

分命督將保寧封疆且變無知之俗長為不叛之臣必
也仁明在乎備整若脂膏不潤毫髮無私開懷納戎張
袖延狄彼當愛官吏猶父母安國家如天地欲其亡散
庸可得乎若其心不至公所視惟利放縱部曲阿容子
弟此乃求鷹鷂以馴乳使豺狼以掌牧欲其輯寧庸可
得也往年翽在榮府綏通垂方近日張知運在單于徵
調失所遂令東胡擾亂北虜披猖爰邁征伐之勤頗煩

瘡痍之誥言念於此可為深戒今諸番歸降色類非一
在番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風俗未通言
語不達至於畜養實務綏懷宜令所在軍州牧將等倍
加撫恤申其冤盡其理同疾苦知饑寒公私不得相侵
巨細必令無擾儻處馭多僻威恩不孚龜玉之毀典刑
斯及御史出日仍詔察以聞

開元五
年八月

遣使選擇邊兵勅

為國之道莫不欲家給人足令行禁止而旅談者苦疆

場之戍役偶語者傷戶口之凋殘且夫懷土重遷人之
常性離邦去里孰無其情或委非其才或政非其要致
令父不保子兄不寧弟井邑有流離之怨道路有吁嗟
之聲靜言思之良可嘆息是以晝昃不食夜分不寢庶
息彼弊政就此淳風故發使車以巡郡縣其承前處置
不利於人即宜當處商量隨事釐革其緣邊兵士等或
遠辭鄉壤久事戎旃饑寒而衣食不充疾病而醫藥不
拯邊烽忽警將何以堪宜令使人各視勞苦其有年齒

衰暮或抱疾羸弱即與軍司選擇給糧放還行人之家

開元十二年九月

遣榮王琬往隴右巡按處置勅

孫逖

勅遏寇防邊在於有備興師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尤資振旅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上柱國榮王琬自往隴右巡案處置庶弘廟略因達誠懷宜於關內及河東納資飛騎并諸人中間召取健兒三五萬人赴隴

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放還仍於當道軍將內銓擇一人與所由簡名應給糧賜所司速作條例處分

禁諸道將士逃入諸軍制

勅頃以寇難未平師徒尚聚嗟我有衆勤王積勞各隸戎麾安於所屬恩信素給久而益懷親同父子之軍戰有手足之扞上下相得死生以之爵祿相先慰薦亦厚或有見利而動不顧所從棄軍畔官改事新將且攜阻而至雖納而見疑將欲僥求必乖始望至於任用之際

賞勸之間必以同勞苦之人又服習於事既親又信委
任及之當不使後居其上親廢其舊也況貳於統部撓
我師律棄恩不義犯教不忠何名節之頓虧亦功勞之
可惜今未息邊患猶張威武實賴干城致命之臣叶心
戮力勤悴於外忠衛王室也所以解衣推食恤其暴露
念東山之不歸歌采薇以勤息未嘗一日而忘於懷休
戚必同終始宜保豈輕於去就而自取累哉如聞諸節
度及團練使下官健多有逃入諸軍亡而不追浸以成

弊議於軍令事則非經念以戎勲恕其既往自今已後
切宜禁絕應有此色諸軍不得輒容差人遞還各付所
統其額內官健有逃死者不須更填宣示軍州各知朝
旨

禁諸道將校逃亡制

常衮

勅軍興以來十有四載未息戎備尚勞師徒各以名數
隸於麾管朕念三軍之勤役率萬姓以供饋躬自節儉
而贍濟之定尺籍伍符厚其資糧靡履掖庭織室俾給

戎衣鈎盾弄田亦調軍食推誠惠養靡不至焉雖感激
忠義勇於赴難而差次官賞固不遺勞誠宜戮力以永
所事如聞諸節度及團練使下官健多有逃入諸軍去
其所從犯我明禁在於國令固合懲姦眷其戎勲尚容
改過自今已後切宜禁止應有此色諸軍不得輒容差
人遞還各付所統其額內官健有逃死者不須更填宣
示軍州令知朕意

命郭子儀等出師制

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
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靜無事保合太和
濟於羣生洽於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有德
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
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內愧中夜以
興至如易簡寬仁恭默恬澹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
承統以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

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右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
宗廟親授經畧誅詰姦宄摧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內底
定此皆皇天祐我烈祖羣后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勲於
國家保萬姓於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耶每思偃兵姑
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約間
歲犯邊朕常棄細過庶弘大體疆臣兵吏亟請長驅屢
有誠勅不令掩襲兼約游騎不許擒生或誤得之亦使
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隔華夷綏撫之恩寧疎遠邇故

布文告以訓之敘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
好玉帛之禮纔至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
無厭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入我邠岐驅人之馬牛
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翻貽我
詐每一興念悼於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隣豈朕有負於
恩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扞禦且崇
不戰之道用舉邊備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疏求
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罷

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倘更侵冒必示威刑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步馬五萬嚴會徇邑充北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隍義徒汧隴年少凡三萬衆橫絕高壘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城前庭車師後部蕪廣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據於朝那過當路之塞忠臣以盧龍柳城洎右北平漢東諸鎮江黃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於回申張大軍援忠誠以武落別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

會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而合汴
宋淄清河陽幽薊總四萬衆分別前後魏博成德昭義
永平總六萬衆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
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其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
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
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堠惟明首尾相
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然後眷求
純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爾事無黷武

經賞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大曆九年四月

停河中節度并耀德軍詔

自中原有事海內不康殲厥渠魁人自為戰其死亡者不可勝紀若非其父兄即其子弟責罰由朕禍非自天念茲匈匈痛入骨髓明神厭亂元惡就誅四胡既平罔不相賀遂欲衣裳為會天下偃兵備七德之武同五星之色成朕之志實惟良臣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河東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子儀邁德濟時盡忠

憂國篤勤王之義急偃伯之期思拯生人免其湯火善
陳利害屢進封章以艱阻匪寧務於清淨地非要害不
可猶開幕府事無防遏不可更置轅門請停河中節度
并耀德軍宜依罷茲凶器姑欲息人離散可安瘡痍可
復率是道也仁遠乎哉朕心所嘉期於至理宣示中外

明政體焉

廣德二年六月

發兵屯守諸鎮詔

在昔聖王之御寓也常修文德以勝武威故能協和神

人撫寧方夏蓋有國之令圖也朕自君臨萬邦於茲三載明發求理中夜靡遑常懼祖宗之威靈顧惟黎元之未洽是用君臣之際推人腹心賞罰之道俾無僭濫每發一詔施一令罔不本之以德義後之以威刑期戢五兵思弘七教庶乎勝殘去殺之理有恥且格之道而眇身薄德肺腑未親四方諸侯義信猶阻近聞曹濮數州加兵籍馬採聽飛語容納奸謀交質往來邀結外援雖各在封畧言備寇攘而汴郡士庶頗聞驚擾間并奔散

如避寇讐迨茲春中首理未入朕為人君父不能以誠
明感達股肱之佐不能以慈惠覆育黔黎之類使其骨
肉相出情義不通終宵咎責心用震悼亦以社稷之計
億兆之命防微慮遠不得不然至於君臣之道進退之
理雖造次顛沛所未嘗忘也是以分命節制及諸禁軍
於汴宋懷鄭之間使其屯守發令之日嘗言誠非有侵
不令議戰但田里復業農桑及時下無愁怨外絕師旅
偃旗卧鼓朕願斯畢於戲惟天地日月實鑒我心山川

鬼神尚弼予志布告中外咸令知悉

建中元年

優獎西北庭將士詔

二庭四鎮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已來相奉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畧奉遵禮教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其將士敘官可超七資

建中年

還馬燧賞軍士家財詔

忠臣之事君也願隳家以奉國良將之養士也或均財

以周惠爰自古昔其儔蓋鮮故竇嬰陳金於廊廡趙奢
分財於部曲皆受之天府不取私門猶能垂名史冊遺
勞千載而況執上將之旗鼓率先登之士卒將行命賞
罄乃家財上以彰憂國之誠下以竭奉公之効不有褒
美孰旌忠賢河東節度使馬燧誠美夙著宏略載宣克
揚經武之規實重安人之寄屬河朔千紀磁邢當寇而
能忠義奮發奉辭問罪出師之際宣布明誠誓將貨產
分給戰士故得三軍之衆相與感激百勝之績於茲競

勸朕當遂其懇誠以成厥美殊常之跡古人所難舉而行之用明信賞仍班王府之貨式表忠臣之節宜令度支出錢充給將士馬燧家資並却還仍宣付史館

建中
年

遣胡証巡邊詔

周禮政官之屬掌道王志以巡天下邦國況六郡分統二庭繇邈居必申儆動當攝懷自頃東夏有虞近郊多壘沙朔之外剪為寇戎亭鄣烽櫓之嚴遐張塞下使譯道途之要遠屬湟中今妖氛可息思欲肅關隴之右地

制昆吾於盛秋而慮師無見糧卒有虛藉乏守禦之全
備積愁歎之餘音臨軒永懷宜俾宣導非夫忠良陳達
文武兼資信厚足以得人心恪恭足以奉王事則何以
膺茲選任布我憂勞至於問戍役之勤詳山澤之要稽
軍實之名數計餽餉之盈虛宿弊有未除衆情有未達
兵機虜態一以上聞冀在此行所至循拊宜令左金吾
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胡証充京西京北巡邊使所經
過州鎮與節度防禦使刺史審度商量利害具事實聞

奏

嶺南用兵德音

朕以寡昧獲承高祖太宗之丕構六載於茲矣罔畋遊
是娛罔聲色是縱罔刑戮是濫罔邪佞是惑夙夜怵惕
以憂以勤庶幾乎八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款附北
狄懷柔獨唯南蠻奸宄不率侵陷交趾突犯郎寧爰及
舊州亦用攘寇勞我士卒興吾甲兵騷動黎元疲力飛
輓每一軫念憫然疚懷顧惟生人罹此愁苦宣布自天

之澤俾垂及物之仁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
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甚宜
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以助軍錢充以館
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
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閑劇准此例與置本錢邕州
以西黎舊界內昨因蠻寇平有殺傷宜令本道收拾埋
瘞量設祭酹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強比以制馭乖方
頻致騷擾近者再置使額却領四州勞逸既均人心甚

七
一
百
七
泰但聞比因罷節之日或有避罪奔逃雖朝廷頻下詔
書並令一切不問猶恐尚還疑懼未委招攜結聚山林
終成詿誤況邊方未靜深藉人才宜令徐泗團練使選
授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城待嶺外事寧之後即
與替代歸還仍令召滿五百人即差軍將押送其糧料
賞給所司准例處分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訪聞商
徒失業頗甚所用縱捨為弊實深亦有般運貨財委於
水次無人看守多至散亡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宜令三

道據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和雇入海舸船分
付所司通計載米數石外輒不得更有隔奪妄稱貯備
其小可短舸至江口使司自船有不在更取商人每船
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於戲萬方靡安寧忘
於罪已百姓不足敢怠於責躬用伸欽恤之懷式表憂

勤之旨

咸通五
年五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八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營繕

建玉華宮於宜君縣鳳皇谷詔

玉華宮成曲赦宜君縣制

停修金仙玉真兩觀詔

停修大明宮詔

大明宮成放免囚徒制

改明堂為乾元殿詔

興慶宮成御朝德音

禁約上

關內諸州斷屠酤詔

關內諸州斷屠殺詔

廢潼關以東緣河諸關不禁金銀綾綺詔

寫書御名不闕點畫詔

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式詔

禁斷大酺廣費勅

焚珠玉錦繡勅

禁奢侈服用勅

營繕

建玉華宮於宜君縣鳳皇谷詔

朕聞上代無為簷茅而砌土中季革用祀玉而臺瓊燥

欽定四庫全書

濕之致雖同奢儉之情則異朕承皇王之緒執造化之
綱包萬類於心端圖八紘於目際夷夏一軌區宇大同
雖則德有劣於難名道方參於至有若乃制衣服裳之
后環井羈馬之君強弧制矢之奇運車浮舟之智濟時
為美功亦大焉至若浩浩九齡炎炎七載融山坼地滔
天襄陵生人之艱勞亦極矣彼數德者功莫高乎吞狄
此兩災者勞又甚乎裁宮今雖菲食卑居有慙於曩哲
安人濟難不愆於前賢然而人皆輕見重聞貴耳賤目

德雖微也以其古而為著功雖巨也以其今而成小不
以謬哉每流鑒於前經常披懷而自勗思所以收驕閑
逸卷欲除華而頓年已來憂勞煩結暨於茲歲風疾彌
時嗟乎濟世之心患攢躬而靡制摩天之力痛沈已而
難移重以景熾流金風湯溽暑遭迴几席旭暮增煩俯
仰巖廊寢興深樊唯冀廊景延涼蕩茲虛愒近因羣下
之志南勞翠微本絕丹青之工纔假林泉之勢峰居隘
乎蚊脚山逕嶮乎焦原雖一已之可娛念百僚之有倦

所以載懷爽塏爰制玉華故遵意於淳朴本無情於壯麗尺版尺築皆悉折庸寸作寸功故非虛役猶恐遐邇垂聽方興怨咨非其樂勞人而竭力好峻宇而雕牆但以養性全生不獨存私存已怡神祈壽良以為國為人比者屢有征行非無疲頓前歲問罪遼左去秋巡幸靈州皆以剪害除兇懷柔服叛豈欲矜轍跡騁遊盤而已哉今復土木頓興營繕屢動永言及此深念人勞一則以為慙一則以無愧何則匈奴為患自古弊之十月防

河人血丹於水脈千里轉戰漢骨浩於塞垣當此之疲
人不堪命尚興未央之役猶起甘泉之功今毳幕穹廬
聚為郡縣天山澣海分為苑池去既往之長勞成將來
之永逸避迴一年之力役創此新宮想志士哲人不以
為言也布告黎庶明此意焉

貞觀二十
一年七月

玉華宮成曲赦宜君縣制

昔周武應天尅瑤臺而靡處漢高作極獲負陽而不居
散服桃林革命先於卜洛既遷粉社創制肇於疏龍朕

御九成有垂斯義以茲撫事尤須改作何者大營仁壽
槩日凌雲煬起乾陽銜珠帶璧比阿房而競爽猶且有
加擬傾宮而騁麗全為具體隋德云謝其徵在茲朕悼
於懷為日既久故違其侈義顯然令辰加以心懷濟育
事切於肌膚亟犯風霜疾纏於膝理每至隆曦屆候大
火摘芒雖對寒泉如升頭痛之坂或居珍簞若涉炎火
之林由是岳牧憂惶公卿駭懼因累陳丹款請建山宮
歷載深惟切愛百金之費詳思至理宜順萬姓之心朕

往冒兵凶為黔首而忘己今茲清暑豈勞人而取安但
以上奉宗祧下寧兆庶身非已有不可自輕敬思休攝
之方兼履古先之道發明二指創此一宮即澗疏隍憑
岩構宇土無文績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荆扉變綺窓而
甕牖負宸協幽貞之賞垂纊體嘉遁之情振此冲規方
垂帝範今既成之不日賴洽普天宜順發生弘茲霈澤
可曲赦宜君縣官及百姓并督作官人丁匠等大辟罪
以下常赦不免者不在赦例其營造監當官人量加品

秩及衛士已上並節級賜物先在宮苑內住移出外者

給復三年

貞觀二十二年二月

停修金仙玉真兩觀詔

營建創造必有所因豈欲勞人蓋不獲已朕頃居諒闇
旣疚於懷奉為則天皇后東都建荷澤寺西京建荷恩
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京中造觀報先慈也豈願廣
事營構虛殫力役朕每卑宮菲食夕惕宵衣惟木從繩
虛心啟沃所欲修營兩觀外議不識朕心書奏頻繁將

為公主所置其造兩觀並停其地便充金仙玉真公主
邑司令竇懷貞檢校所有錢物瓦木一事以付公主邑
司收掌諸處供兩觀用作調度限日送納邑司朕當別
處創造終不勞煩百姓此度修葺公私無損若有干忤

當寘於刑

景雲三
年三月

停修大明宮詔

卑宮致美愛人之力靈臺罷營重費之廣景彼前烈吾
無間然頃以所居殿院素非弘敞時方暑雨頗有鬱蒸

上稟聖慈式遵時令將修別寢順彼高居雖復工徒所
須止於蕃匠補葺所擬無煩外力然以麥秋爰及農務
方勤維夏在辰執役為弊營之則衆物有勞而一已逸
罷之則我躬未泰而萌庶安夫生人樹君將利之也勞
人自奉予所不為其修大明宮宜即停待至閑月方使
畢功宣示百寮使知予意所有先役工匠即優還價直
勿令懸欠仍即放散

先天二年正月

大明宮成放免囚徒等制

黃門朕聞養人者謂之司牧非逸於人上事天者謂之帝王蓋御於天下故作為棟宇以避燥濕居於臺榭以順高明斯乃奉時而行政也朕以不德祇膺睿圖寶什家之產愛兆人之力未嘗興功於土木役思於池籞冀之休艾以致雍熙自律應長羸時方大暑溽雲屢起溫風且至伏以太上皇晏居頤衛滌慮清閑迹不往於甘泉心每期於汾水朕侍於左右以奉晨夕助玄默之化則虧於聽理當炎蒸之序又黷以囂煩惕馬載懷敢忘順色然文明創兆先

聖所營即舊不加因時而往千門萬戶外雖謂於別宮一日三朝中自連於複道下所以寧問安之懼上所以資習靜之娛實獲我心俾康政理古有服珍裘者則念人之寒居夏屋者則念人之熱況比歲阻饑甫田不稔或愚人陷罪園土稱寬凡厥庶寮將何以恤兩京及諸州宜令長官親理冤獄除犯名教及官典犯贓并緣妖偽以外餘罪徒以下咸宜放免其有茂才異等拔衆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朕當親問其應宣撫使名聞

舉人試第四等宜准舊例別加優獎見任人各量與改
轉前資常選人至各依選例與處分其未出身者並授
散官先天以來軍將押官等在臨陣戰亡者令本軍勘
績奏聞其妄說灾祥誑惑閭里並令州縣長官等嚴加
捉搦仍令御史金吾訪察繩糾有能直言極諫補朕之
闕者各封狀進朕將親覽如有可採當加獎擢其皇親
諸親其東宮承值任員外檢試等官近停今至冬處分
者有家道貧迫情願外任者亦令所司勘績闕量才註

擬其緣坐流人處置有輕重不類者令所司勘會奏聞

主者施行

開元二年
六月八日

改明堂為乾元殿詔

古之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因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明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鄰宮掖此之嚴祀有異

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卿大夫廣參
羣議欽若前古宜存路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為

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

開元五年八月

興慶宮成御朝德音

朕昔在藩國此維邸第乾坤未泰陰陽尚蒙則有神物
効靈祥符肇配飛佳氣於在田之際湧瑞池於或躍之
日惟此舊居式加新宇周牆僅板於百堵卑宮不階於
五尺棟梁之用毀撤所餘聊以紀天地之休徵貽子孫

之儉約耳。屬春令爰始時，惟發生萬方來朝，千官入賀。既稱觴以獻壽，宜施惠以布德。況農祥在候，稼穡正興，或幽彼囹圄，獨隔陽和之澤；或迫於征徭，不遂農桑之務。言及於此，軫歎良深。其徒以下罪，且令責保，并應當番兵丁匠等，灼然單貧者，所由勘會並各營農所在，訴訟長官隨事疏理，勿使寬滯，非軍國所要，餘不急之務，一切並停。仍加勸課，循植農穡。其河北水損戶，既屬春事，慮有乏絕，不支濟者，宜委使與知縣相知量加賑恤。諸

處行人之家及鰥寡惻獨不能自存者州縣長官親加
優撫使得存濟應有差科量事矜放且宣風布化職在
令長有司銓藻之次特宜審擇其才惟德與刑為政之
要頃無關於風化多取威於櫟楚理人之道其若是乎
愚昧之流或輕抵犯宜加曉諭使識章程其含生之類
不得輒有屠殺天下捕獵亦宜禁斷仍嚴加捉搦百司
各遵時令務弘寬大之典使政理無失稱朕意焉

開元十六

年正月

禁約上

關內諸州斷屠酤詔

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歡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沈湎之輩絕業亡資惰窳之氓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踊趨末者衆浮冗尚多有羞勸藥重增其費去弊之術要在權宜令關內諸

州官且斷屠酤

武德二年二月

關內諸州斷屠殺詔

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耽嗜之娛競
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剝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
胎卵之羣莫逐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攘敘穿
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犬豕
庶民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
未寧凡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長育豈得恣彼貪暴殘
殄庶類之生苟徇目前不為經久之慮導民之理有未
足乎其闕內諸州宜斷屠殺庶六畜滋多而兆民殷贍

詳思厥衷更為條式

武德三年四月

廢潼關以東緣河諸關不禁金銀綾綺詔

遠至邇安昔王令典通財鬻貨生民恒業關梁之設襟帶要衝義止懲姦無取苛暴近代培刻禁禦滋彰因山川之重阻聚珍奇而不出遂使商旅寢廢行李稽留上失博厚之恩下畜無聊之怨非所以綏安百姓懷輯萬邦化洽升平克備至治朕君臨區宇情深覆育率土之內靡隔幽遐欲使公私往來道路無壅貨實交易中外

匪殊思改前弊以清民俗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
停廢其金銀綾綺等雜物依格不得出關者並不須禁

武德九
年八月

寫書御名不闕點畫勅

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
典至於朕名或剽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
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也自今
已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許隨義改易

顯慶五
年正月

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式勅

勅采章服飾本朝貴賤升降有殊用崇勸獎如聞在外
官人百姓有不依式令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
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
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
仍令所司嚴切禁斷勿使更然

咸亨五年四月

禁斷大酺廣費勅

勅禮存率儉書戒無益酌費嗇財為國之本至如賜酺

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故非取樂之意況自徇
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偽是不經也殷鑒於此良用懍
然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
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先天二年八月

焚珠玉錦繡勅

勅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雕刻
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
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
其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
明求衣思使反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
仍水旱或憊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
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
不惟反人之化上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
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
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

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
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令付有
司令鑄為鉞仍別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
並即焚於殿前用絕爭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於凡
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咸服澣濯之衣永
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
至道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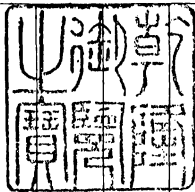
開元二
年七月

禁奢侈服用勅

勅雕文刻鏤衣紉履絲習俗相夸殊塗競爽致傷風俗
為弊良深珠玉錦繡既令禁斷准式三品已上飾以玉
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宜於腰帶及馬銜
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鑄為鈇婦人衣服各隨夫子其
已有錦繡衣服聽染為皂成段者官為市取天下更不
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絹二色
綺綾羅作龍鳳禽獸等異文字及堅欄錦文者違者決
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

坊悉停

開元二年七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九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甯汝櫺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九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禁約下

禁斷錦繡珠玉勅

禁斷臘月乞寒勅

禁別宅婦人詔

禁止街坊輕浮言語勅

禁殺害馬牛驢肉勅

禁斷寒食雞子相餉遺詔

條貫立戟勅

禁天文圖識詔

禁大花綾錦等勅

禁車服第宅踰侈勅

申禁公私車服踰侈勅

禁嶺南貨賣男女勅

禁約下

禁斷錦繡珠玉勅

北魏題

勅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賢之至言矣叔代遷訛僻王驕縱頗榮於玉杯象箸不務於捐金抵璧好之者君也習之者人也即用匹帛服長纓之類歟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朴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觀錦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寅奉休

欽定四庫全書

圖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勲戚下洎厮養所得者重於遠所求者貴於異至於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夸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珠玉錦繡等自今已後切令禁斷如更循舊弊並歸罪長

官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
秋收課其貯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有司仍為條例

稱朕意焉

開元二年
七月三日

禁斷臘月乞寒勅

蘓頤

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漬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
衣輕競矜胡服闐城溢陌深點華風朕思革頽弊返於
淳朴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
用物人乃足況妨於政要取紊禮經習而行之將何以

訓自今已後即宜禁斷

開元二年十月七日

禁別宅婦人詔

別宅安婦先弛禁令往年括獲特已寬容何得不悛尚
多此事國有常憲宜寘於理方畫一於後刑故三令以
先德俾從輕罰以愧其心今所括獲者見任官徵納四
季祿前資准見任自餘諸色並准九品官祿數納粟婦
女並放出掖庭即令京兆尹李朝隱求足配嫁之行京
都作戒天下敢更犯者一依常格

開元五年七月

禁斷止街坊輕浮言語詔

堯屋可封孔門無倨此由淳風被洽德教弘之在人職
歸所屬如聞輦轂之下閭閻之內口無擇言行不近禮
則失長幼之序豈止儀刑之缺宜令府縣長官左右金
吾明知訓導捉搦若有犯者隨事科繩開元五年十一月
禁殺害馬牛驢肉勅

勅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資其力必報其功馬牛驢皆
能任重致遠濟人使用先有處分不令宰殺如聞比來

尚未全斷羣牧之內此弊尤多自今已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進獻馬牛驢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諸州并諸軍宴設及監牧皆不得輒有殺害仍令州縣及監牧諸軍長官切加禁斷兼委御史隨事糾彈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

禁斷寒食雞子相餉遺勅

勅天地之德莫大於生成陽和之時先禁於卯殯比來流俗間每至寒食自皆以雞鶩鴨子更相餉遺既行時令固不合然自今已後永宜禁止朕每思儉朴深惡浮

華諸色雕鏤等已令變革其公私宴會比者多假菓及樓園之類虛為損耗競務矜誇亦宜禁絕有違者准今月八日勅

條貫立戟勅

勅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關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令上聞

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戰仍令所司
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檢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
崔備工部員外郎元右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比
於申請其過尤甚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已來勲賞超
越其所立戰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待官階勲至
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永為常式

元和六年
十二月

禁天文圖識詔

勅天文著象職在於疇人識緯不經靈深於疑衆益有

國之禁非私家所藏雖裨竈明徵子產尚推之人事王
彤必驗景略猶寘以典刑況動皆訛謬率是矯誣者乎
故聖人以經籍之義資理化之本側言曲學實紊大猷
去左道之亂政俾彛倫而攸敘四方多故一紀於茲或
有妄庸輒陳休咎假造符命私習星厯共肆窮鄉之辨
相傳委巷之談作偽多端順非而澤熒惑州縣註誤閭
閻壞紀挾邪莫逾於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圖書識書七
曜厯太乙雷公式等私家並不合輒有自今已後宜令

天下諸州府切加禁斷各委本道觀察節度使與刺史縣令同為捉搦仍令分明榜示鄉村要路并勒隣伍遞相為保如先有藏蓄者限勅到十日內齎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對衆焚毀如限外隱藏有人糾告者其藏隱人先決杖一百仍禁身聞奏其糾告人先有官及無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資授正員官其不願仕者官給賞錢五百貫文仍取當處諸色官錢三日內分付訖具狀聞奏告得兩人以上累酬官賞其州府長史縣令本判官

等不得捉搦委本道使具名彈聞奏當重科貶兩京委
御史臺切加訪察聞奏准前處分咨示方面勲臣洎十
連庶尹罔不誠亮王室簡于朕心無近宵人慎乃有位
端本靜末其誠之哉

大曆三年正月

禁大花綾錦等勅

勅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布帛精粗不中數廣
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
思以恭儉尅己淳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

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已久耗日用之本貪錦繡之奢異彩奇文資其誇競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軟錦透背文及綢錦竭鑿六破以上錦獨窠文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綾雜色錦及常行小文字綾錦等任依舊例造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造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兩都委御

史臺諸州府委本道節度觀察使切加覺察如違犯具

狀聞奏

大曆六年四月

禁車服第宅踰侈勅

蓋聞儉以足用令出唯行著在前志實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憫元元之大困日是忘食宵興疚懷躬絕文綉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喻卿士形於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利資用寶貨固啓於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是朕之教導未敷使

兆庶昧於趨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令臻於郅理歟永
念慙歎迨茲申勅自今內外列職位之士其各務素朴
弘茲國風有僭差尤甚御史列上主者宣示知朕意焉
申禁公私車服踰侈勅

理道所關制度最切近者風俗踰侈歲月滋甚人隳本
業用多費財爰命有司撮舉彞制務從簡朴度可久行
將使尊卑有備刑罰少息其喪葬婚嫁吉凶凡物皆有
著定尤聞僭差雖不在條件之物亦委所司准令或勾

當仍切加捉搦不得輒有容縱軍國異容古今通理禁
軍仗衛雜飾及諸道節度等使應緣軍裝服即不在此
限或有留令慢法委御史臺彈奏當坐長吏用清顏風

禁嶺南貨賣男女勅

勅朕自臨御已來常恐一物失所以傷陰陽之和致災
傷之變而重困吾民故推教化之源務率先之道減服
御絕玩好苟利於民者無不行阻撓於政者無不改而
郡縣灾疫相繼屢奏流亡慘怛之懷疚於寤寐將何以

臻於富庶哉苟害生民豈憚墮革如聞嶺外諸州居人與夷獠同俗火耕水耨晝乏暮饑迫於征稅則貨賣男女姦人乘之倍討其利以齒之幼壯定估之高下窘急求售號哭踰時為吏者謂南方之俗夙習為常適然不恠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與犀象雜物俱為貨財故四方鰥寡高年無以養活豈理之所安法之所許乎縱有令式廢而不舉為長吏者何以副吾志哉自今已後無問公私土客一切禁斷勅諸州刺史各於界內設法

鈐制不得容姦依前為市如敢更有假託事由以販賣
為業或虜劫谿洞或典買平民潛出券書暗過州縣所
在搜獲據賊狀依強盜論縱逢恩赦不在原宥之限仍
仰所在切加把捉如違節級科斷其方鎮及監軍使命
並州府寮吏等自當謹守詔條率身奉法儻有踰犯當
重科繩其白身除準勅常數進送亦準此處分其百姓
兩稅定額各據土地所出方圓收納不得堅立色目妄
配亂徵致令艱愁莫相保守如有貧窮不能存濟者欲

以男女庸雇與人貴分口食任於行止當立年限為約
不得將出外界還同交關各委本道長吏專加糾察仍
先具條流聞奏其餘州縣更有積弊深害百姓而因循
未革者亦具分析聞奏當酌量處分粗安黎庶稱朕意

焉

大中九年
閏四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誠諭

誠表疏不實詔

令内外官相存問詔

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

誠勵氏族婚姻詔

誠勵風俗勅四道

誠諭天下詔

不許羣臣干請詔

誠勵官寮制

誠勗內外郡官詔

令州縣以制勅告示百姓勅

誠示諸道制

誠勵風俗詔

令藩鎮俟詔方得入覲勅

告諭宗閔德裕親故更不問罪勅

誠諭藩鎮詔

休假

許百官旬節休假不入朝勅

誠諭

誠表疏不實詔

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讎曾無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縣猶有餘糧遂使聚斂無厭窮兵不已忠良屏跡邪佞當塗以妖怪為禎祥能希旨為奉法至於亡滅上莫知之靜言其事可為太息者也朕恭膺寶厯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茲在茲起軍以來於今期月軍書羽檄日有百數一言一事靡不覽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慮一理之或屈但四方州鎮習俗未懲表疏因循尚多虛誕申請盜賊不肯直陳言論疾苦每虧

實錄妄引哲王深相佞媚矯託符瑞極筆阿諛亂語細
書動盈數紙非直乖於體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佇於
一言萬幾湊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處斷不知此者謂
我何哉宜頒告遠近知朕至意

武德元年五月

令内外官相存問詔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國之基德歸於厚自隋氏馭宇
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遊
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至乃里閭相接致胡

越之乖艱棘在身忘救恤之義風頽俗弊一至於此化
民以德豈斯之謂朕纂厯膺期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
賴洽萬國之懽心凡厥庶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於
無隱永言前失特宜敦勵自今已後內外官人須相存
問勿致疑阻有遇疾疹遽加診候營救醫療知其增損
不幸物故及遭憂恤隨事慰省以申情好務從篤實各
存周厚朝廷無拘忌之節交遊有久要之歡遵道而行
率禮不越斯則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達於四

方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武德九年十二月

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

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命媒氏之職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行時令蕃育之理既弘邦家之化斯在及政教陵遲諸侯力爭官失其守人變其風致使謠俗有失時之譏鰥寡無自存之術漢魏作教事非師古道隨世隱義逐時乖重以隋德淪胥數鍾屯剥五都俱覆萬方咸蕩暨參墟奮旅救彼艱危區縣削平總斯圖籍

顧瞻禹跡提封尚存乃眷周餘匝地咸盡痛心疾首寤寐無忘惟上玄之大德曰生蒸民以最靈為貴一經喪亂多餌豺狼朕夙奉天命為人父母平定甫爾劬勞未康厚生樂業尚多疎簡永言亭育實切於懷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之禮斯廢絕嗣之釁方深有懷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故實所以庶幾宜命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之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

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
須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匱乏者仰於
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資送其鰥夫
年六十已上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人雖尚少而有男
女及守志貞潔者並任其情願無勞抑以嫁娶刺史縣
令已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准戶口增
多以進考第如其勸導乖方失於配偶准戶口減少以

附殿失

貞觀元年正月

誠勵氏族婚姻詔

氏族之盛實繁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凌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膏粱之胄不取匹敵之儀問名惟存於竊貨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暴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財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於姻婭或矜其舊望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

既素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
咸已懲革惟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
識嫁娶之序合典禮稱朕意焉

誠勵風俗勅四道

勅建立州縣列樹官司所以尊俗宣風懲奸息暴頃以
承平既久中外晏安人懷弛壞之心官無警覺之意遂
使綏宋二州屢奏亂常之黨荆并兩府頻言構逆之徒
發露雖復數州包藏猶慮未絕此等妖讎尋自伏誅旬

日之間驚害良善誠由按察寬縱禁止不明或使無辜陷於非命興言及此深用隱惻自今已後所在州縣官僚各宜用心檢校或情於農作專事末遊或妄說妖訛潛懷聚結或棄其井邑逋竄外州或自術醫占誘惑愚昧諸如此色觸類旁求咸須防紕勿許藏匿又屬當首復務在田蠶雖則各解趨時亦資官府敦勸若能肅清所部人無犯法田疇墾闢家有餘糧所由官人宜加考第功狀尤異者別加升擢若為政苛濫戶口流移盜發

罕能自擒逆謀為外境所告輕者年終貶考甚者非時
解替御史及臺郎出使審加訪察各以狀聞宜宣示諸
州各令所在知悉

文明元年四月十三日

又

門下朕克纘丕業誕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克已
勵精緬思至道宵衣旰食勤修庶政夙夜寅畏匪遑底
寧若涉泉水罔知攸濟頃屬殷憂啓運多難興邦禮章
載復品物咸茂思欲致萬姓於仁壽歸六合於昇平永

言政途庶幾沿革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牧宰不存
政理農桑未加勸導樽俎之儀不習冠婚之禮莫修朕
所以當宁興嘆載懷兢惕者矣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
之先仰州縣勸導令知禮節每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
數貴在得人先聖廟及州縣學即令修理春秋釋菜使
敦講誦之風天下有奇才異行沉伏不能自達及官人
百姓有能諫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責狀封進鄉飲
禮廢為日已久尊德尚齒弘益極深宜令諸州每年遵

行鄉飲之禮今有勸慕王公卿士務存訓獎子弟成立
則有冠婚婚禮糟粕或存冠禮久為廢闕自今以後並
行冠義責以成人之道使知負荷之難食為人天農為
邦本綏撫萌庶勸課農桑牧宰之政莫過乎此刺史縣
令有課最尤異委廉察使名聞當別加甄擢縣令字人
之本明經為政之先不稍優異無以勸獎縣令考滿考
詞使狀有清字無負犯明經及第每至選時量加優賞
若屬停選並聽赴集真如設教理歸清淨黃老垂範道

在希微僧尼道士女冠之流並令修習真寂嚴持誠行
不得假記功德擾亂閭閻令州縣嚴加檢察私度之色
即宜禁斷諸州縣官有不因選序別犯贓賄非時除授
官等皆依倚形勢恣行侵剝如有此色仰州長官錄事
參軍速勘責奏聞訖宜停務時進止仍委吏部兵部速
勘責處分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縣長官撫字失
所或住居側近虛作逃在他州橫徵隣保逃人田宅因
被賊賣宜令州縣招携復業其逃人田宅不得輒容賣

買其地在依鄉原例納州縣倉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
課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磴侵損百姓宜令本州長官
檢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將庄田宅舍布施者在
京並令司農即收外州給貧下課戶凡此數事或宜區
分繫乎風俗義存獎勸刺史縣令等各申明舊章勉思
撫輯罷彫弊之務歸淳厚之源訓導黎蒸宣我朝化書
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唐隆
元年

七月
十九日

又

黃門朕聞天為大者孰先於育物物最靈者莫甚於愛人
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烈深惟遠圖懼德之
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
岳黜陟存乎三載既以百姓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
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
則愁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頽靡
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憮然

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畜閭閻荐飢加以出攝頗
多冗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刺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
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藩屏有昇
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課最超等必
議昇遷循默守常必裁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
朝禮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還所莅欽若朕言官寮
間或幹濟清苦或貪濫侵漁稱職及不稱職並委都督刺史審察
奏聞罔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存問尚切憂勞

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交至乏絕者速量事優勞
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日昔國僑相鄭
以至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淨清淨則不擾不擾則和
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休息除煩而從
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績既富而教乃克有
成道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弘朕此心凡厥遐邇

各令委悉主者施行

開元二年十月十三日

又

勅國家祖武宗文重熙累洽克清寰極大庇生人玄德
獨化與乾元而資始至道無名含帝先而首出自削平
匡宇混一車書六合晏然百有餘載則我文武之業有
大造於生靈朕嗣守丕運纂我鴻緒恐不能敷弘前烈
光闡睿圖夙夜祇畏若臨泉谷曷嘗不冀然思道寤寐
勤政從人之欲每以百姓為心屈已之勞常矜於一物
失所且夫法久而弊法弊則通制國以立法為先教人
以地著為事自屬清晏人多媮怠國章或弛亡偽實繁

今正朔所及封疆無外雖戶口且增租賦不益莫不輕
去鄉邑共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藪或奸吏為之囊索
通亡積歲流蠹自滋雖朕之薄德罪則在予亦官無其
政吏不守法耳今欲去其末而歸其本閑其邪而正其
德使法有所立人知向方是用恤窮逸寬逋貸式廣自
新之路俾由莫厚之恩

誠諭天下制

頃屬昊穹降禍雲馭上僊外戚成挾主之謀奸臣起移

國之計皇太子基見危而起補天立極朕方息肩朱邸
拭目清時幸太平之無事期小山之自逸溫王以推崇
叔父固禪萬幾基以克獎帝圖進登儲貳此則明有日
月幽有鬼神朕不敢執私而廢公違衆而專意也今君
臣既定天下已安欽奉鴻業思臻至理推心兆人之上
畢至千秋之下猶望始終一德無有貳心人其視余天
實知我如聞在外尚有浮言睥睨朝廷窺測間隙或云
朕意欲脫屣宸居或云東宮乃主器非長鳴呼無識曾

莫之思昔唐堯帝摯之弟也昇於帝位王季太伯之少也立為太子能明俊德光啓邦家比聞中外屢有流言潛圖廢立止以為中宗之時吾乃一王耳憂危不暇今基靜禍難安社稷天下利之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

禮議之

唐隆元年七月

不許羣臣干請詔

設官分職本期致理惟賢是任匪私親昵若使才勝其任望重於時一月累遷固未為速如或代工無取考績

非明十年不調豈應論屈項者官失其序僥倖路開人不務德惟速是視在職無幾已希遷陟又每謁見之時多請仗下奏事不聞公議惟乞榮班王爵與能豈由干請朕雖遠慙聖哲多媿大明自臨寰宇斯焉兩載卿士人材皆所知悉不被昇擢蓋自取之當務責躬何宜往訴且難進而易退君子格言後已而先人往哲明訓周文多士虞舜舉才克讓滿朝故稱為理今位參臺省階列通班惟務趨競餘何足紀朕方欲大革澆浮俾歸淳

俗自今以後謁見之日若更有干冒祈榮者雖地處親
勲才稱俊秀皆當格之清議一從屏黜崇廉恥之節洽

昇平之化

景雲二年
十二月

誠勵官寮制

蘇頌

門下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必行期於禁止致理為
要何莫由斯至如官典受贓國有常法承前雖有處分
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視成為暴不令而罰為虐豈含
容之自久將訓導之未明歟朕情存劃一過欲不貳恐

愚人陷罪莫識隄防姦吏徇私自嬰徽纆永言於此明
發興懷今日已前既往不咎從今已後有紀必繩朕不
食言爾無荒怠所以勤勤懇懇預戒凡百蓋以罰止罰
可不慎哉告示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先天二年九月七日

誠勅內外郡官詔

國之設法本以閑邪苟無所施雖立安用朕以寡昧纂
承丕業夙夜悚惕恐不克勝馭朽徒凜未知攸濟是用
寤寐永歎常思罪已冕旒不欲見其臧否黻纁不欲聞

其是非隱忍含容十載於茲矣不能使令行禁止訟息刑清家知禮讓之教人知廉恥之節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洛陽縣主簿王鈞貪殘其性暴虐其心輕侮我章程割剝我黎獻處事不遵乎法理黷貨不知其紀極此而可恕孰不可容且輦轂之下事猶如此想於遠處人何以堪然而當發生之時屬陽和之月朕情存惡殺不加殊死宜從杖罪以肅朝端可於朝堂集衆決殺自今以後内外官有犯贓賄至解免已上縱使逢恩獲免並

宜勿齒終身御史憲司職當推劾不存紕舉多有顏情
網紀不施誰任其咎又府縣察案上下相蒙犯法公無
檢勘若知而故縱即是職務不舉各自思審何以當官
自今以後所進擬御史皆須歷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
虛相引進僥倖祈榮凡厥朝行宜悉朕意

開元十
年二月

令州縣以制勅告示百姓勅

勅凡制令宣布皆所以為人如聞州縣承勅多不告示
百姓使閭巷間不知旨意是何道理宜令所由提撕應

有制勅處分事等令終始勾當使百姓咸知如施行有

違委御史訪察聞奏

開元十六年六月

誠示諸道制

勅王者省方諸侯述職以時受計其來久矣自鑒興南幸而巴蜀底寧俾予小子受命討難越自河隴及於朔陲兼北狄兵車億萬同至待收秦中後定河洛狂寇窮窘不日剪滅朕以百姓為心敢忘終食中夏未清慮有驚擾且吏者人之師非吏何以安人良化惠風在於循吏

當用兵振旅之際事充政重之時必去煩苛存乎慈惠
須岳牧令長以鎮撫者也且懲惡勸善激濁揚清尋有
使車黜陟當備知之朕每命中官使諸山使所至郡縣
妄宣口勅徵求賦斂便即奏聞不可容隱朕以軍政孔
殷朝會未備禮猶闕於筐篚時且急於甲兵卿昭宣國
令以示民庶履新之慶與卿等同之

至德二年
正月三日

誠勵風俗詔

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列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

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弊誘掖其說則侵誣自乏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當於事也末代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處

以相議留中不出之奏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談是
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
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稱獨介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
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綱紀者
不能以準繩檢下而多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
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之
德安得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
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

歸厚禮讓偕行兵興以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而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凋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多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誠勵之詔遂申告教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於道凡百多士

宜體朕懷

長慶元年四月

令藩鎮俟詔方得入覲勅

方面大臣皆吾股肱心膂思與相見無時暫忘想其戀
闕之心願修朝覲之禮其於忠懇悉亦可知但緣兵革
未停務先安緝或地隣戎寇須有防虞或鎮重軍雄切
於綏撫臨機處分要合便宜自今以後諸道節度都團
練防禦經畧等使有請朝覲者但先獻表章候得詔旨
允許即任進發務使行止之際臨時不失事機故此宣
示遍使知悉

告諭宗閔德裕親故更不問罪勅

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
頃者或臺輔乖弼亮之道而具寮扇朋附之風翕然相
從實數彞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跡者成後
時之夫登門者為迎吠之客繆鑒之氣堙鬱未和而望
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
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
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
懼或有委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與宗

閔德裕或親故及門生故吏等除今日以前黜遠之外
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為嫌布告中外令其知悉

太和

九年
九月

誠諭藩鎮詔

我國家天厯自歸君臨無外十七聖滂流玄澤積惠生
靈三百年保定鴻基方延運祚其間數經災否禍起兇
狂纔聞竊命之妖已觸震雷之怒或腹心生變或骨肉
相圖近事可明靈誅不漏蓋人祗之共憤乃宗社之儲

休亦賴中外重臣匡時薄德大恥復雪小康可期須申
告諭之勤用致綏懷之旨而宗權藩垣所屬倚仗特深
雖章表繼來臣誠可驗而兵戈失戢物論猶疑是生交
構之端益惑親隣之聽況位崇將相爵極王侯圖功則
國禍可平快志而家冤已雪勸忠貞於部伍莫若率先
鑒成敗於古今當思擇福猶冒屬猷之誠適揺怙亂之
機且患難雖繁封疆有制各圖侵軼自掇悔尤高潯之
下澤州將攻偽帥周岌之窺臨汝本利危邦翻為致寇

之資益昧啓讐之釁得土地為他人所有得貨財亦他人所資勢敵則相傾力均則相忌害莫深於歸怨利莫厚於圖安況井邑皆空耕桑盡廢歎瘡痍而未復軫哀痛而難忘且洛邑通都非列藩之所併河陽要地亦諸夏之必爭若不制自本朝豈可公然竊據節旄寵授須侯王人賦稅均輸合資國用至於封疆隣接續可商議指撫但將還舊京尤藉近鎮繼聞蒲陝已被攻圍河外既事於支吾闕中自妨於完輯廻車或阻奉圖逾虧今

者先在息兵各令守境爵位幸非愛惜君臣足保初終
尚或執迷方知誤計若法制不行於一處即征計須徇
於衆情人亦有言理難為黨雖萬方之罪當責朕躬而
九重之威更憑天力縱以黃巢頃盜宮闕曾會師徒既
戮元兇須遵後命所以寢興念慮詔示殷勤猶期遠保
宿心不欲便乘衆怒山河著誓當明指日之心聖哲好

生必用舜干之德佇披深志勉蹈良圖

中和四年
二月

休假

許百官旬節休假不見朝詔

百工允釐彰乎奉職十日休澣義在優門方貴無為之
風以弘多暇之政朕欽崇至道思致和平今寰宇克寧
朝廷無事將欲叶於淳古豈惟臻於小康當與羣寮暢
茲娛樂頃旬遊宴賞已於入朝節假常參未敷後命公
私叶慶千載一時上下同歡自中及外自今以後每至
旬節休假中書門下及百官並不須入朝外官等其日

亦不須衙集

天寶五年五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